

## 批評與回應 《文化研究》第七期（2008年秋季）：185-188

### 處境知識中的經驗

#### The Experience in Situated Knowledges

余桂榕

Kuei-Jung Yu

從自身經驗處境開始說起，是女性主義建構理論一個很重要的「方法」。唯物派的女性主義學者哈蒂(Sandra Harding)提出「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」(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)，她強調這種方法論的幾個重點是：必須站在女性處境思考(as woman)、研究女人議題(on women)、而研究成果是為了要促進女性整體的利益(for women)，非常強調集體性和政治性。另一學者哈洛威(Donna Haraway)也提出「處境知識」(situated knowledges)來為女性經驗和地位辯護，並將此性別處境中所體會到的經驗轉化為知識論的元素，批評過去由男性主導的科學／哲學領域，翻轉男性經驗為普世經驗而女性經驗為片段經驗的這種偏見。

經驗作為一個布農族婦女敘事的基礎，敘事探究更常用來作為了解個人身分認定(personal identity)、生活風格(lifestyle)、文化(culture)以及敘說者的歷史世界(historical world of the narrator)等工具。(吳芝儀 2008：4)本篇(簡稱〈小米文化〉)以小米為中介，作為一對母女對話文本的開始，當初並無任何企圖展現在今天學術的平台上討論，純粹以一個生活日記的方式在敘寫自己的生活。因此，就沒有任何理論與文獻探討的支持與介入，也根本無須考慮。唯當〈小米文化〉作為一個進入學術規範的文本，我才因此捲入這般「學術規範」與那般「規範限制」(沒有理論架構，沒有相關研究文獻)。其實，今天要它作為「論文」的方式寫成，就如陳老師所言，我要面對的可

能是自己缺乏理論介入的能力，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寫成這一篇具有所謂「學術理論與潛力」的文本（或許跟我的「學術技藝」尚未成熟有關）。而純粹只是按照習慣寫自己的具體經驗及個人對生活的理解——這是一開始這篇文本產生的動機。後來的閱讀與思考，才涉及到方法論在這篇〈小米文化〉可能的討論；自傳／民族誌、敘事與行動研究、女性主義方法論等。

以下也將以個人理解的經驗層次，說明我對〈小米文化〉文本的立場以及回應我在這段期間不同場域的對話與思考。

當〈小米文化〉進入我後段論文口試計畫的討論之一，並在口試委員的爭辯中，提及了所謂文本的「政治性」時，我才深刻頓悟到原來學術／教育還真不是去政治化與中立的！口試委員之一問我：「你為什麼一定要按照審查意見修改再投（稿）？」我誠懇面對自己及過往經驗的敘事，沈重而激動的說：「因為我一定要讓別人知道，這塊土地上真有人、還有人這樣在生活，不是一定要汲汲營營追求名利，嚮往過好的物質生活……。過去至今我被生活／資本主義壓得喘不過氣來（我敘說自己求學階段，爲了升學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休學一年，復學一年，只因爲我家付不起學費，必須靠自己賺學費來求學問……），我爲什麼一定要按照大家認爲的價值與方式生活，我想要在部落，我不能待在部落（種田）？！」（2008/07/31論文計畫口試）是的！這就是所謂的「政治性」！同時我並向口委表示了希望自己在寫作上保有「原式思考邏輯」的「限制」與「文化模式」。

至於〈小米文化〉文本在審查意見來回中，籠罩著「反／本質論」及認同議題的陰霾與爭辯的討論，涉及到了筆者身分「政治正確」的質疑及代表性的問題。然而，我也一再地在不同的場域及對話當中宣稱：

什麼是原住民？是不是戶口名簿註記欄，有著山地原住民或是平地原住民就是！那什麼又是原住民知識青年／菁英？是不是我是原住民年輕人，學會了在外一般的「專業知識」，卻必須脫離了原生故鄉的『在地知識』。而我可以原用原住民的身分，加上部落老人家不懂的「專業知識」，在部落貢獻專業及意見，服務於部落，有能力替部落發聲，以爲就是在爲邊緣正當發聲？卻可能因此離你們



(部落)越來越遠。如果這樣就算是原住民知識青年／菁英了？那麼我為什麼要是你們眼中的原住民知識青年？  
(余桂榕 2008)

然而，文化與文化之間不必然是固著的，有它集體自然發生的互相性及能動性。而身分及血緣也不見得擁有它的政治正確性。不過在文化間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，總有不對等的情形發生，因而造成彼此的誤解是必須要注意的。因此，如何能理解在地文化的面貌與需求，是必須放在大家彼此尊重與傾聽的基礎上來討論：

筆者實際認為文化與文化之間不必然是固著的，認同也不是本質化的認同，而是在特定的歷史和進程的文化之間，如何運用這種史觀引起集體的對話，是一種創造政治、關注社會的運動，是一個民主社群的方式。而這種生存方式在不同的位置上，是要回到政治、經濟裡來探討的。<sup>1</sup>

因此，〈小米文化〉如果有讓讀者誤以為筆者假定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對立，或傳統信仰與外來宗教對立的暗示，那也很好！這裡可以想再次提問讀者本身對這樣文本的理解，以及讀者在與作者社會位置的關係上，產生的那個「理解」代表的含意又是什麼？

顧里(Charles H. Cooley)的「鏡中自我」(looking glass self)，說明在想像中我們意識到別人對我們的外表、規矩、目的、行為、個性以及朋友各方面都有他們的想法，而我們也會受到想像中別人想法的影響。如果它們是被建構出來的，那麼在原住民中有很多的朋友，不同的朋友，承載著不同的鏡中自我，而原住民今天的形象獲得，或許就是一個「鏡中自我」的想像。

最後，我依然回到初衷，感謝所有在這篇文本產生而陪伴成長的朋友、老師，在不同領域中的對話，使一個作為初學研究者的「原住民菁英」，更進一步認識學術。而作為一篇文本產生的作者，當然有責任承擔它所延伸的效應與批評指導。

---

1 〈小米文化〉註9。

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中文書目

Lieblich, Amia, Rivka Tuval-Mashiach and Tamar Zilber 著，吳芝儀譯。2008 (1998)。《敘事研究：閱讀、分析與詮釋》(*Narrative Research: Reading,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*)。嘉義：濤石文化。

余桂榕。2008。〈「她」的敘事：一封公開信——親愛的部落族人，你們好嗎？〉，收錄於《2008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》，頁：1-15。台北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。

### 二、英文書目

Haraway, Donna J. 1991. "Situated Knowledges: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," in *Simians, Cyborgs, and Women: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*, New York: Routledge.

Hardings, Sandra. 1993. "Rethinking Standpoint Epistemology: What is 'Strong Objectivity'?" in *Feminist Epistemologies*, edited by Linda Alcoff & Elizabeth Potter, pp.49-82. New York: Routledge.

hooks, bell. 1994. *Teaching to Transgress: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*. New York: Routledge.

### 三、網路資料

林素雯。2000。〈自我的形成〉，現代社會網站。http://vschool.scu.edu.tw/sociology/dictionary/c3.htm。 (2008/11/16瀏覽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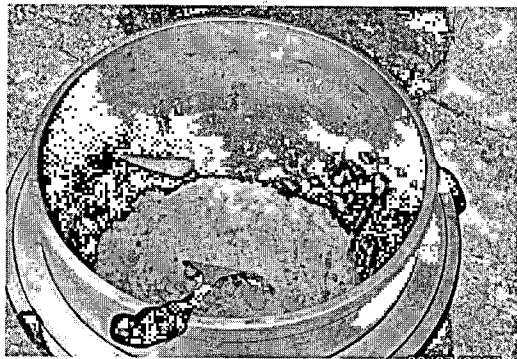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小米飯／余桂榕攝